

邵钰文存

2

桑榆记问集

邵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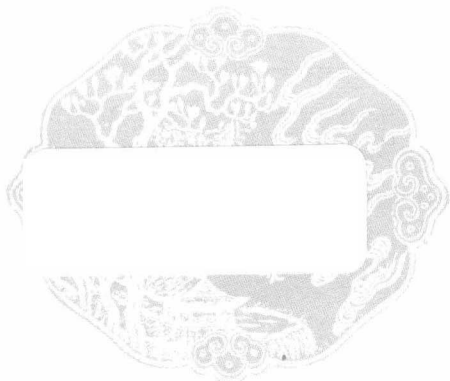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邵钰文存

②

桑榆记问集

邵钰著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榆记问集 / 邵钰著.——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0.5

(邵钰文存)

ISBN 978-7-5072-1580-9

I.①桑… II.①邵… III.①文史-中国-文集

IV.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660 号

邵钰文存(二)桑榆记问集

邵钰著

责任编辑 郑晓方

装帧设计 柯国富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 157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电 话 021-64373790
传 真 021-64335603
电子信箱 cwiph@126.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湖州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2-1580-9
定价 60.00 元(全三册)

题 记

这里辑录我被剥夺读写权利 20 年后,重新拿起笔以来——更确切地说,除了“教坛偶拾”中有几篇是在职执教时所作以外,其余的文稿都是 1987 年离休后——所写的论说类文稿。年轻时我很少写此类文稿,且遗失殆尽,故不辑入。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是也。

离休以后,我曾主纂或参与市文化艺术志、教育志和青年运动史的编撰,接触和积累了大量地方文史资料;更长的时间是任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刊的编委、主编,并且由茶文化而窥及禅佛门边,因而有幸“码”成这些篇什,其中不少属于应约命题作文。

偶忆《学记》云:“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记问”的注释是“谓记诵古书,以待学者之问也”。我虽自幼嗜书如命,但大半生光阴摆不稳一张自己的书桌,学无专攻,更未练就记诵童子功。年龄不让人,现在读书要达到记诵的程度根本不可能。文稿都靠查检、撷拾现成的文字资料拼凑而成。不敢“待学者之问”,仅借用“不足以为人师”之意而已。

近年我重温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与变革主要原动力的理论,也基于几十年风雨的亲历和思考,深感以往对历史事件或人物,仅凭一事一地的表象,平面地、纯用阶级标准贴标签式地作出善恶是非的定论,实在不足效法。因此,我自觉地着重、搜罗介绍这些人和事发生的时代与地域社会背景(时空平台),以及当时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实际,以便较准确地探索其历史价值和

人类社会的功过。如我曾多次通俗地或从教育理论的角度介绍过北宋教育家胡瑗的业绩。但胡瑗的“明体达用”教育宗旨和具体教育内容,都不可能离开那时代教育主要为帝王培养人才、科举取士的终极目标;其有所突破或改革,也在当时教育理念允许的范围以内,并仍然为其终极目标服务。这里辑入的《胡瑗湖学再认识》,用较多文字介绍了宋代的科举、教育制度的演变和实情,以提醒今人用“与时俱进”的态度,来领会、抉择我们教育实践中的“体”和“用”。再如介绍晚清湖州藏书家时,不能忽略他们处于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新潮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并且已具有资本主义工商业“活水”财源的时代特点。介绍茶文化人物和禅教世俗化的演变过程等等,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这可算是辑此书的愚衷之一。

2007年5月9日

目 录

题记

陆羽茶文化

- 亦儒亦释读陆羽 (1)
- 缅怀虚舟客,愿寄生乌束——读陆羽联句诗作 (13)
- 陆羽·皎然·李季兰——丁文《陆羽大传》初读 (18)
- 读皎然的咏茶诗——兼探陆羽《茶经》的著作环境 (29)
- 皎然续考 (35)
- 张志和西塞山之争 (42)
- 陆羽与张志和补叙——兼质疑润田张氏《大成宗谱》相关记载
..... (49)
- 湖州陆羽坟二题 (60)
- 湖州陆羽足迹杂辨 (65)
- 青塘别业辨疑 (77)
- 漫谈陆羽著《茶经》处 (83)
- 古代名家叙《茶经》 (91)
- 《茶经》付梓泛言 (96)
- 杼山不易考 (105)
- 皮陆茶诗及其他 (115)
- 苏东坡茶缘 (120)

地方文史

- 湖州文化艺术璀璨古今 (128)

市志人物卷扞虱谈	(140)
胡瑗湖学再认识——欣闻湖州师院树立胡瑗塑像	(148)
百宋楼平议	(155)
晟舍套版书面世的时空平台	(163)
盛世文网血泪——读金性尧《土中录》	(175)
“真命天子”和“王道”——吴晗《朱元璋传》再读	(183)

教坛偶得

湖州教育的传统、变革和发展	(193)
《邵起凤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探索》前言	(210)
工具性·逻辑语言·逻辑思维——语文教学门边谈	(218)
“主题”散论	(229)
小学教师进修写作的实验	(240)
湖州方言与普通话的声调对应初探	(249)

禅教门边

禅宗的世俗化与杨岐派的忠义心	(254)
宋代的中韩禅教交流	(262)
霞幕石屋寻踪	(268)
思溪《大藏经》解疑	(275)
皎然清珙禅茶心印	(278)

亦儒亦释读陆羽

关于茶圣陆羽个性、思想、行为(暂统称为人格)的形成,论者已多。但多将其个人的出身和经历视为决定因素;或以其 29 岁所写自述(后人名之为《陆文学自传》)为唯一依据,统括其终生人格,亦欠全面,本文拟从以下几点略展纵深,供学者参考。

(1)中唐这个特定历史、社会环境对陆羽人格的铸塑和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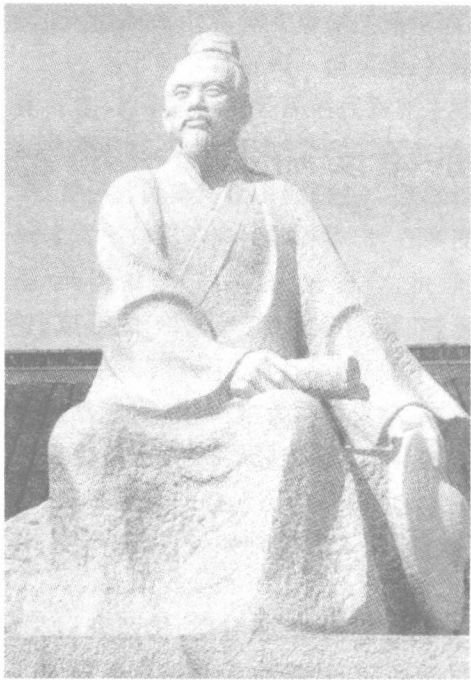
(2)陆羽人格和常人一样,并非一生始终如一,一成不变,需注意其发展变化过程;

(3)陆羽一生所受最重要的思想影响,来自儒、佛两家。必须对中唐儒生、僧人的主要思想倾向、社会行为和追求有概括了解,方有利于读懂陆羽。

唐代道家的势力和影响不亚于儒、佛。陆羽与玄真子张志和、女道士李冶颇有交往;与反佛颇力的嵩山道士吴筠有一面之交;与道观和其他道士的交往多见于传说。道教教义恢宏深邃,对陆羽人格的影响不甚明显,故略而不谈。

唐儒的追求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很强的干政意识。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学说统率中国思想界达两千年。历朝所宗孔孟之道虽不无差异,但士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都不能绕开儒家规范。唐太宗以儒为师,登基即置弘文馆,



陆羽塑像

研讨典籍。武则天、唐明皇相继广引词臣，以儒学为宗的文学大盛。而尊卑伦常成为朝堂议政的主要准绳。

无庸讳言，儒学是入世之学。“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士为四民之首，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指明了儒生的发展方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仙李白，早年所写《与韩荆州书》便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文中“生不用封万

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一登龙门，声价百倍”，“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急难有用，敢效微躯”等语，常为后世夤缘自荐之士套用，但这并不损及纵情诗酒、脱俗豪放的李太白形象。

我国的科举取士制度开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6)，它让儒生们摆脱了门阀、财富、地域等限制，凭诗文才华步入仕途，是人才政策的重大进步。唐代这个制度尚不完备。一是取士数量少，每年进士及第少则一二人，多不过二三十人，与宋明清每三年(恩科不计)取进士动辄四五百乃至千人相差甚远。二则尚有汉魏征辟荐举遗风，试卷不密封，举子除诗文中式外，还要参考其平日文名或名人推荐。儒生们为了挤过这条独木桥，除苦读

外，应试前还要广交文友，攀援显贵名儒，以得荐引和吹嘘。武康人孟郊受母命应考，滞留长安、洛阳读书交游，穷困潦倒，衣食不周，他的好友韩愈几次劝他回家，郊始终不渝，46岁才进士及第。一登龙门，便忘却“昔日齷齪”，迎来“今日放荡”；“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襄阳人皮日休屡次“射策不上第”，“发篋丛萃”，将已往诗文编次为《皮子文藪》10卷，“复将贡于有司”（《文藪序》），希望得到贵人赏识。次年争得个“榜末及第”，时已过35岁。唐代青年士人以游学、著书、应试以求闻达是普遍时尚，就像当代青年高考、读研、写论文、求晋升一样，无可指摘。

有些儒生历练了官场沉浮，宦海失意；或洞察黑幕，耻与溷浊；或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或另有追求；或转崇佛道，信命清静，方隐于林田、隐于市、隐于医、居家修行，渐离尘嚣。这是多数隐士的经历。只有少数青年学子，受尊长教诲，或负笈于隐士柴门，潜心学问而终身淡泊名利的。

陆羽学儒

陆羽髫龄育于禅院，却未隔断儒家伦常对他的浸润，9岁便思崇孝，请求“授孔孟之文”。因受住持压制、执事僧鞭楚，被迫逃离寺院，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伶人。约14岁时，因才华显露而得地方长官、由河南尹贬为竟陵太守的李齐物“见异，捉手拊背，亲授诗集”，有机会受教于火门山邹夫子，系统地读了些儒家经典。20岁时，再得另一位从朝中贬外任竟陵太守的崔国辅赏识，“与之游处，凡三年”。那时的青年陆羽大概不具备出仕的条件，未见腾达苗头，崔太守临别赠送的礼物是“宜野人乘蓄”的驴、牛和书函（本节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陆文学自传》）。

如果时局平稳，陆羽在竟陵文名日隆，或再得位高爵显的

大儒援引,对他自知的“褊躁多自用意”的怪脾气有所克服,他的人生道路可能是一片光明。忽然战祸降临,被迫避难。他在乱中所作《四悲诗》、《天之未明赋》,悲天悯人,呼号激烈,并非隐士情怀。

“洎至德初,秦人过江,子(我)亦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缙素忘年之交。”那年陆羽约 25 岁。自居异乡,遗迹于童年颇为厌恶的佛寺,前途渺茫,失落彷徨。幸亏有一位土著高僧接纳了他。那时佛家弟子日常饮茶已成习惯,也是寺院待客之道。执事僧会商院务,贵客降临,住持需设“茶宴”招待。因而寺院用茶既多且讲究,皎然禅院在长城顾渚山专辟茶园以应需用;陆羽从这里开始,以此为基地深入研究茶事,终而成为世界茶圣。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潜心读书、著述。他 29 岁时写的《自传》描述这几年的生活和心情是:“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

在这几年中,陆羽除编撰《茶经》以外,著述还有《君臣契》、《源解》、《江表四姓谱》、《南北人物志》、《吴兴历官记》、《湖州刺史记》等。虽然都未传世,无法窥察其作者意图和细节;顾名思义,也可知其主要为政治(具体说是地方官吏)服务的地方文史资料性书籍。一位客籍青年孜孜于此,很难排除他意图跻身当地士林的功利目的。再则,《茶经》所载他铸造的茶器风炉有“圣唐灭胡明年铸”字样,当在广德二年(764)陆羽 32 岁时所为,亦有身厕草莽、心系魏阙之意。

陆羽为研究茶事,曾跋涉于江南、浙西城乡,还由于皎然等的荐引,结交了不少当地的著名儒生。他们大都已备尝宦海甘苦,最早的可能是年长于陆羽的丹阳兄弟进士、阳羨有别墅的

皇甫冉、皇甫曾；接着有受贬谪的睦州司马刘长卿，在越州的尚书郎鲍防(曾任江西、福建观察使、礼部侍郎)，等等。陆羽多因才华出众和熟谙茶事而受尊重和礼遇。他向常州刺史李栖筠建议将阳羨茶列为贡品得到肯定，后成数百年定例。但偶尔也有不愉快。约 34 岁时，他应在扬州的宣慰江南的御史大夫李季卿之召为其煮茶。“羽衣野服，挈具而入。李季卿不为礼。”(《唐才子传》)“茶毕，命奴子与钱。羽愧之，更著《毁茶论》。”(《新唐书·隐逸》)他视“煮茶”为高雅技艺，不容亵渎；对个人尊严和儒生地位是计较的。

颜刺史的器重

在湖州，陆羽渐得地方官吏的器重，如大历初的刺史卢幼平及属下令吏。而对陆羽产生转折性变化的，是大历八年(773)他 41 岁时颜真卿刺湖。

颜真卿是唐玄宗时的著名文人和书法家。在平原太守任上抵御安史之乱，功绩卓著，晋刑部尚书，封鲁郡公。代宗朝因直言被贬出京，以浙江西道节度使衔任湖州刺史。他来湖州后，邀集才学名士 50 余人，撰定《韵海镜源》，皎然、陆羽均被邀。陆羽从中得益匪浅。一是他结识了不少学问渊博而淡泊功利的儒士；二是得到广读典籍的机会。这不仅为他扩补《茶经·七之事》提供了丰富资料，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文学眼界，加深了对饮茶精行俭德的认识，对世界人生有了更通达的见解。

颜刺史十分礼遇这位处士竟陵子。编撰《韵海镜源》期间就为其在杼山建三癸亭。陆羽自营(或友人资助)的青塘别业也建于颜刺史在任时；而颜刺史在湖期间陆羽也未离开湖州。颜诗传世的不足 10 首，其中 2 首专为陆羽而作，还有陆羽参加的多次联句。真卿在湖所撰文记中，《杼山妙喜寺碑铭》、《浪迹先生

玄真子张志和碑》、《梁太守柳恽西亭记》、《项王碑阴述》等，或引用了陆羽已佚的《杼山记》、《吴兴图记》等文字，或记述了陆羽的行踪。可见陆羽在颜刺史心目中地位的重要。可以说，这是陆羽一生文事活动的最高峰。

然而，随着阅历的加深，陆羽眼界开阔，洞悉世界，在文名鼎盛步入中年时，对仕宦腾达的需求却日趋淡泊，这里当然有禅学洗炼的因素。遗憾的是陆羽中年后的传世作品极为罕见，无法窥其当时心迹，只能从他交往的文人诗句中略见一斑。较早的刘长卿说他“处处逃名姓，无名亦是闲”（《送陆羽之茅山寄李延陵》）；知交皎然吟道：“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赠韦卓陆羽》）大历间来湖寻书访士的左拾遗、大历十才子之一耿纬，在与陆羽联句中赞誉“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诗书闻讲诵，文雅接兰茱”；“墨池流研水，径石涩苔钱”的高隐雅洁。后世文人的赞叹之辞就更多了。

颜刺史的器重自然是陆羽享誉文坛的重要基础。约在颜真卿进京复任刑部尚书的第四年，陆羽已年近半百，“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新唐书·隐逸》）。这是否颜所直接荐引不敢妄断，不就职的直接原因不详。按陆羽的思想发展趋势推论则合理自然。以后，陆羽随挚友戴叔伦等去湖南、江西等地，主要以幕客为生。十几年中，他结交与官场有联系的新知旧友还有李皋、权德舆、孟郊等。他在不少地方留下与茶事有关的足迹，似乎过着半隐生活。他晚年何时回湖州定居至今无定论，晚年在湖州有何交往和著述更难说。陆羽在湖州辞世，有孟郊诗可以确证。很可能，陆羽晚年才真正隐入山林，不问世事了。

儒 佛 通 化

除了儒学以外，陆羽一生无疑受到佛教深入骨髓的浸染。他

虽然少年逃离佛寺，青年便与名僧知交，以后也未拒佛。但必须注意，历代僧人寺院的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唐代尤甚。如果简单地用近现代佛家生活的表面现象来比照，好些事说不明白。

唐太宗奠定重儒基础的同时，对宗教，无论佛、道、景、袄，一律优容，自由信仰。他尊奉道教始祖为李唐祖先；重视佛教也 不仅由于少林棍僧曾帮他征讨王世充，而是中国佛教已进入鼎盛期。

佛教于东汉末由印度僧人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乱中，恰是给各阶层士民逃避现实的应时礼品，迅速传播。唐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句，反映名山胜迹，遍布寺院。皇室宫闱，则天皇帝曾为比丘尼；贵妃杨玉环即太真女道士，并非捕风捉影。历代唐皇，对僧人亦如儒生，恩礼有加。只有 9 世纪中叶武宗朝的“会昌灭佛”，类似后世旋风式的政治运动，来势凶猛，悄然退息，不属本文视野之内，搁置不谈。

唐代位列公卿的名僧，包括来华番僧，屡见史传。玄奘大师留学印度回来，唐太宗为其设立译场，集中学僧儒士数千人翻译佛经，并几次劝说玄奘还俗出任宰辅，为大师所婉拒（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高宗续征洛阳佛授记寺僧德感译经，尊为“翻经大德”，授昌平县开国公，累赐井田至三千户。随玄奘来华的婆罗门僧利涉，玄宗初年有人挑起儒佛争辩，利涉在内殿吟了一首诗，皇帝“凜然变色”，随将挑动者秘校韦玘贬出长安，赐利涉以钱绢造寺（《全唐诗》卷 808）。还有章敬寺僧悟空敕署壮武将军，试太常卿；参与译经的印度僧善无畏，坐化赠鸿胪卿，等等，不胜枚举。

远离长安的浙江僧人同样得到恩遇。大历三年(768)，代宗迎召杭州径山的开山祖师法钦(道钦)进京，诏曰：“愿和尚远降

中天，尽朕归向，不违愿力，应物见形。今遣内侍黄凤宣旨，特到诏迎，速副朕心。春暄，师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又敕“本州供送，凡到州县，开净院安置，官吏不必谒见，疲师心力。弟子不算多少，听其随侍”。谦恭虔诚，关切入微。沿途王公节制，州邑名贤，纷纷“执弟子礼”。还有湖州法华寺始祖释大光，安吉人。肃宗召见赐名，居长安蓝田精舍。大光援朝臣俗官例，以“有亲在吴，未答慈力，表乞归省养”。几经周折，终回乌程，构塔持偈，后为六郡道场持念之首。

唐代儒释通化，更多见于教旨理念。历高宗、武则天朝的扬州龙兴寺僧法慎，与鉴真大师同列于“明律”高僧，崇天台止观学说(释见后文)。他宣教佛法时“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儒行，合而为一”。大历间坐化的会稽开元寺僧昙一，“刃有余地，时兼外学……遂渔猎百氏，囊括六籍。增广闻见，自是儒家，调御人天，皆因佛事。”而贵宦儒生，如相国崔涣、晋公裴度向法钦“执弟子礼”；卢藏用、陆象先、崔希逸、房琯、王昌龄、綦毋潜等对法慎“金所瞻奉，愿同洒扫”。开元状元、名诗人王维，中年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后表宅请以为寺”(《唐才子传》)。另一位苦吟诗人贾岛，冲撞京兆尹韩愈发生“推敲”故事时原是无本和尚。经韩愈“授以文法”，还俗，举进士，只因官运欠通，仅终于卑吏(同上引)。(本节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赞宁《宋高僧传》)

了解这些，对当时诗僧皎然等的行为举止，如出入官府，与显贵或野处儒生吟唱论学，水乳交融等等，便不以为奇了。

高僧皎然

陆羽来湖州后有深交的诗僧至少有三。除皎然外，还有鼎

足齐名的会稽云门寺灵澈和杭州灵隐山道标。时江表谚云：“霁之昼，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标，摩云霄。”灵澈曾挂单杼山，与陆羽谊厚不待言。陆羽有品藻道标语云：“夫日月云霞为天标，山川草木为地标，推能归美为德标，居闲趣寂为道标。”知深言切。《宋高僧传》推崇他们“每飞章寓韵，竹夕花时，彼三上人当四面之敌，所以辞林乐府常采其声诗”。此外，还有与陆羽同编《韵海镜源》的“外学《六籍》该通”的吴兴法海，会稽县一、余杭灵一等等，“为尘外之友，讲德味道，朗咏终日”（《宋高僧传》）。

影响陆羽人格最深的当为皎然。皎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必赘言。他的“外学”主要指学儒态度：“外学宗硕儒，游焉从后进。恃以仁恕广，不学门栏峻”（《修韵海毕东堂重校》）；“宗师许学外，恨不逢孔圣。说诗迷颓靡，偶俗伤趋竞”（《答郑方回》），也表述分明。

一位戒僧，怎能离寺居草堂？本刊（《陆羽茶文化研究》）第8期（1998年3月）拙文《湖州陆羽足迹杂辨》曾言是唐代著名僧道的一般生活方式，言犹未尽，其中也有僧道的苦衷和无奈。皎然的湖南（南池、池上）草堂和东溪（苕溪）草堂都比妙喜寺靠近闹市城厢，说为了远离尘嚣恐难自圆。一般来说，佛门戒徒应居寺院之内。稍后于皎然的禅宗道一法师创定丛林制度，僧众必须集中修持，普通僧人不准离寺独居是释门戒律之一。在这前后，能寺外营庐独居的，一为德高望重、曾任住持或高层执事的大和尚，“退居二线”后避免干预寺内事务而外迁。再者，寺院也有生存与发展的问題。中国佛寺多由僧众耕种而自食其力，但发展还需依靠十方檀越布施。像皎然一类清名在外又交际广泛的高僧，从寺院利益考虑，住在外面有其“公关”的方便处。这样推论，其草堂不在深山而近市廛也许说得过去。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宗教似乎神圣单一,仪律模式固定。佛教徒无非皈依佛祖,诵经坐禅,责毋旁骛。实际上就中唐而言,即有净土、华严、天台、律、禅等十宗教派并立,门庭经旨,禅机修炼,各有异同。社会各阶层对教义“各取所需”,理解差别很大。俗家弟子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乱世黎民提供自慰解脱,他们烧香拜菩萨求的现世福祉和来生乐园。“般若性空”学说多为彷徨迷惘的士大夫接受而谈禅遁世,清空而恋俗。慈悲教化对部分乱世英雄可起到减少杀戮的作用。佛门戒僧粗浅而言有大、小乘之分。小乘重在自我解脱,以求证阿罗汉果为止境;通过个人修行人于涅槃,免除轮回之苦。大乘则求一切智,力无所畏,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所谓“小乘开治道,大乘拯苍民”(南梁庾肩吾诗)。种种差异,无时无地不在。

《宋高僧传》将皎然列于“统摄诸科,同归高尚。唱导之匠,光显佛乘”的“杂科声德”篇;赞许皎然“吟咏性情造其微”,“兼攻并进,子史经书,各臻其极”,“文章隽丽,号为释门伟器”。这是对诗僧的高度概括和推崇。但皎然首先是“僧”,决不能忽略他的谈禅佛理诗而只见其歌风吟月。

皎然的佛理诗多见于与灵澈禅诗或俗家挚友菱湖吴冯(凭,字季德)的简示唱和,以及自言其志的寓兴诗作。从中约略可见,他崇奉近于天台宗的禅那止观教理,即通过禅定,静思息虑,扫除妄念而生智慧,悟而成佛。有两首冠以“禅”字的同韵诗,应是皎然悟佛的精髓。录于下:

禅 诗

万法出无门,纷纷使智昏。徒称谁家子,独立天地元。

实际且何有,物先安可存,须知不动念,照出万重源。

略加注解:前两联道出佛宗纷呈的现状和本人的迷惑。“实际”,佛家语,指佛法(“真如”和“性空”)的最高境界。“物”泛指与